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55
13 February 1997
CHINESE

第七百五十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年2月13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宣先生(大韩民国)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55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登记今天发言的有巴西代表和日本代表。我现在请巴西代表拉费尔大使发言。

拉费尔先生(巴西)：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在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期间所从事的工作。你意志坚定，领导有方，有助于裁谈会解决本阶段遇到的一些难题。我在其他论坛上和你共过事，与你讨论过许多问题。我知道，你非常熟稔我们面临的问题。

由于我是首次在裁谈会本届会议上发言，我还要感谢前任主席，并欢迎上届会议结束以来新到任的常驻代表们。

裁谈会 1997 年会议一开始，人们就对议程和工作计划争论不已，现在情况仍然如此。这并不奇怪。去年，议程问题特别协调员阿尔及利亚的迈格拉维大使提交全会的报告中即指出，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裁谈会应该有一个新的、均衡的议程，一个大胆地反映过去几年里世界所发生的变化的议程”。但报告也明确指出，“对于哪些问题为优先，各个集团的意见仍有很大分歧”。裁谈会成员希望在同意取代 1978 年通过的“十诫”之前确保新的议程能适当反映冷战后各自的需求和重点，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因此，应继续就此问题积极协调。

同时，我们鼓励沿着你目前的行动方向前进：把注意力放在裁谈会的工作计划上，力求在既涉及核裁军又涉及常规裁军的若干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平衡这两大类裁军当然不是什么创见，但可能有助于打破目前的僵局。我们认为，也可以用同样的均衡态度对待所审议的某些议题，如军备透明。但在更为重视常规裁军、通过实际谈判来禁止象地雷那样的“实际杀人武器”的同时，不应减损核裁军在裁谈会议程中的优先地位，也不应借机低估核武器的继续存在对全球造成的危险。我们认为，消除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仍是裁谈会最重要的任务。无论从政治角度来看，还是从价值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至为重要的工作。

在裁谈会 1996 年会议的整个期间，巴西与许多其他国家一道，反复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切实承诺参与本论坛的多边进程，以求彻底消除核武器。例如，21 国集团曾多次提议立即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若干国家还提出了一项具体的行动计划（1996 年 8 月 7 日 CD/1419 号文件）。这些建议现在仍然有效，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反应并不好。讨论整个工作计划也许会有助于较积极地对待这些建议以及其

他类似的建议。所以，应探讨可否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下的不同工作组分别处理裂变材料公约和核裁军措施等问题。

要克服这些困难，当然需要我们作出孜孜不倦的努力，这可能需要时间，但要想维护裁谈会这一所有主要势力均参与的谈判论坛的用处和信誉，就必须考虑各方的意见。

巴西 100 多年来一直与所有邻国和平相处。我们不搞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以及某些常规武器，我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因此，我们鼓励各种严肃的建议，以协助其他国家走上同样的道路，促进在全球范围内缓和紧张气氛。弗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正致力于缓解巴西极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失衡现象，并说这是在追求“可实现的理想”。我们一直信守他的主张，认为我们可用同样的精神设法解决最为困难的国际问题。

在巴西带头倡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51/45 B 号决议。大会满意地认识到，由于缔结了无核武器区条约，整个南半球渐渐摆脱了核武器。我们认为，这是整个南半球纷纷建立无核武器区所带来的自然结果，以具体行动促进了不扩散核武器和核裁军。

明天，也就是 2 月 14 日，是《特拉特洛尔科条约》30 周年纪念日。作为该条约的一个创始国和作为首先在居民区中禁止核武器的国家，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赞成无核武器区，巴西感到十分高兴。我们希望，不那么遥远的一天，整个地球都成为无核武器区。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还通过了巴西与 115 个其他国家共同提出的第 51/45 S 号决议。我们认为，应尽快开始就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有效文书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裁谈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是讨论普遍和有效禁止地雷的适当场所。我们可以接受有人提出的分阶段的办法，这样似乎可以早日取得一些成果。但我们还是想继续参与去年在渥太华发起的工作。这项工作可能会大大促进政治动力，以实现普遍禁止地雷这一目标。

我们注意到许多国家重视早日开始谈判禁止生产裂变材料的条约(停产条约)。巴西同意并支持这一目标。如果仍以香农先生提出的职权范围作为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的基础，则我们期望委员会在讨论未来条约的范围时处理储存问题。原因有两个：首先，如果不充分了解和算清现有这类材料的数量，怎么能有效禁止生产裂变

材料呢？其次，就象《全面禁核试条约》一样，我们将是在许多核武器国家已经单方面停止所想禁止的活动的情况下谈判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我们希望未来条约的实际作用不仅仅是不扩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超越有些人目前所设想的狭窄范围。我们认为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从谈判一开始就认真考虑这一条约的核查费用，以免为那些事实上已就未来条约中可能载入的禁止规定承担了国际义务的国家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虽然巴西努力支持并欢迎裁谈会就此问题开始谈判，但我们不同意将最终设立停产裂变材料条约特设委员会与裁谈会在核裁军方面的实际工作等同起来，尤其是考虑到这一条约的范围目前还有许多不明确之处，我们不同意这样做。

有人宣称，缔结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现在应比任何多边核裁军讨论更为优先，我们对此感到迷惑不解。有人经常引用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原则与目标”文件来论证这一说法。有人提到，在“核裁军”标题下列举的 3 项目标依次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裂变材料公约；“核武器国家决心进行全球性有步骤、渐进的裁减核武器的努力，其最终目标为销毁这些武器，和所有国家决心致力于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我们并不想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解释《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该文件中达成了什么协议或未达成什么协议。但《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全面禁核试条约》谈判期间就曾设想到，应同时追求第一和第二项目标，而且还为此不断陈词，为什么就不用同样的逻辑来解释应同时追求第二和第三项目标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只有在禁止生产裂变材料之后才能在消除核武器方面取得真正多边的进展？是不是现在还要象我们所听到的那样要等《全面禁核试条约》正式生效？如果是这样，那些动不动就谴责别人把几件事联系起来的人何不对此也批评批评？

有人建议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在全世界消除核武器。这些建议赢得了各地许多人的关注和支持。去年，在世界上，包括在一些核武器国家中，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舆论纷纷责问为什么要无限期保留核武库。

冷战结束后，在感到关切的公民面前，还怎么能为维持和改进具有庞大和滥杀摧毁力的武库进行辩护？今天，由于核武器所谓的军事用处怎么讲都讲不清楚，并由于核武器惊人的开支，许多人对本国政府似是而非的论点已越来越警觉。

从道德或法律角度质疑核武器的做法长期遭到大国的封杀，而现在再度成为辩论的核心。1996年7月8日，国际法院就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发表了咨询意见，在法律上开拓了新的空间，明确指出这类行动“一般说来违背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尤其是违背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则”。此外，在国际上要求核裁军的呼声越来越高之时，国际法院也顺应潮流，强调指出“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和完成谈判工作，实现核裁军，并将其各个方面置于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按照国际法院的理解，并不是要做做样子而已，而是必须取得成果。这在法律上意义是不一样的，反映了法律界已认识到世界上的变化。因此，若不允许裁谈会在核裁军问题上发挥适当的作用，国际社会就不会相信已为履行这项义务想尽了所有办法。

两周前，我们有幸聆听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阁下的发言，并看到了他带来的堪培拉消除核武器委员会的报告。我们感谢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的这一特别有用和及时的行动。该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令人尊敬的国际知名人士，如巴西前外交部长和本论坛中我的一位杰出的前任，塞尔索·阿莫林大使。从中可以看出，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是严肃认真、具有实际意义的。这份报告不仅提出了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方面切实可行的措施，而且睿智地分析了核武器情况，冷静地评估了核威胁的继续存在所造成的后果，并全面驳斥了保留这类武器的所谓理由，所以，这也许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权威和最全面的论述这一问题的报告。考虑到这份报告的重要性，我想发表以下的一般性评论和具体意见。

历史巨变之后，通常有一段徘徊期，在此期间，人们质疑旧的教条，努力思索和理解新的国际现实，并提出有关建议。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探讨了当代一大问题，思路特别清晰，高尚的价值观和理性分析与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细致的了解融为一体。正如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诺贝尔托·博比奥指出的那样，只有融合这两个要素，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思想探索。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疑虑，作出抉择，从战争对人类的威胁这一死胡同里走出来。

巴西当然支持堪培拉委员会报告中的核心建议，同意核武器国家应立即承诺消除所有核武器，并支持该报告提出的若干需立即采取的强化措施，其中许多措施与21国集团的某些成员国去年8月提出的建议不谋而合。这并不是要贬低象美苏裁减战略武器会谈那样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双边谈判。美苏通过这一会谈，同意大量削减

弹头并就拆除细节达成了协议。我们鼓励俄罗斯联邦迅速批准《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以便执行预期的裁减计划。我们还期望有关方面就进一步裁减核武器总数达成协议。如果象堪培拉委员会所期望的那样，立即承诺消除核武器，非但不会影响这些谈判，反而只会加快谈判的速度。同样，同意在裁谈会中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以多边方式谈判分阶段消除核武器，也并不意味着非要在这一个论坛上讨论与执行有关的所有技术问题不可，我们确认这些问题最好由核武器国家自己解决。

评估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还有助于促进对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展开辩论。有很多例子表明，通过这一辩论，人们会看出赞成核武器的一些论点越来越站不住脚。核武器对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威慑作用实在令人怀疑。为报复而实际使用核武器，看来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道德上更讲不过去。至于说对付恐怖主义分子的化学、生物或核威胁，请大家好好想想，核武器又能有什么实际作用？事实上，正如一些经验丰富的最高级退役军官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些武器毫无军事价值。他们认为，由于这些武器的唯一用途是威慑拥有同类武器的对手，所以，消除了核武器，也就消除了彼此受到的威胁。当然，还有一种陈词滥调是，一旦知道如何制造核武器，这一知识就不可能消失，所以核武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借用这一逻辑，那么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激光致盲武器或地雷不也是这样吗？

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非要默认核武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久特征不可。陈腐的论点已无法遮掩冷酷的现实：人们知道，国家拒绝放弃核武器的真正原因，只是缺乏政治意愿而已。需要拿出勇气和领导魄力来，义无反顾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使人类摆脱核灾难的威胁。我们期望有此远见的人诉诸行动。将核武器作为地位象征死死抱住不放，可能最终更危险得多，代价也更昂贵得多。

最后，我想提一提联合王国常驻代表迈克尔·韦斯顿爵士在本届会议一开始时就核裁军问题所作的令人深思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引述了大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话。迈克尔爵士宣称，与联合王国意见不合的任何核裁军主张或建议通通为乌托邦。对这样看来巧妙地把令人不快的主张抛在一边，奥斯卡·王尔德作品中的主人公道林·格雷知道了，一定会忍俊不禁。但王尔德先生在《评论家作为艺术家》一文中还曾精辟地说过，英国有许许多多的殖民地，但就是没有乌托邦。此话说于1890年，但现在可能时间还不晚，仍有希望。更为果敢的核裁军措施赢得的支持越来越大，而继续阻挠裁谈会在这一问题上发挥任何作用则越来越困难，把越来越多

的人视为合理的主张和建议扣上不切实际或理想主义这些大帽子也越来越没人相信了。

主席: 我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日本的黑河内久美大使发言。

黑河内久美女士(日本): 我今天想就核裁军问题作一简短发言。鉴于我已在 1 月 30 日的全会上和可自由参加的主席非正式磋商会议上就裁军谈判会议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解释了日本的看法，所以我就不再细讲了，只想在这里介绍一下日本关于任命一名核裁军特别协调员的建议。我以前曾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除了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外，裁谈会还应查明今后要谈判的核裁军问题。虽然核裁军是本届裁谈会期间人们最常谈论的问题，但在如何处理核裁军上，基本思路似乎仍很不一样。在适当的论坛或机制问题上，也尚无一致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最切合实际的作法是利用尽量灵活的机制，查明裁谈会所要谈判的核裁军问题。因此，我们建议裁谈会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由该协调员通过双边、多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磋商和讨论，为我们提供一个最适当的审议论坛。这将有助于我们不再拖延地开始为解决这一极为困难的问题奠定基础。

日本的建议如下:

“裁军谈判会议特此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由其负责与本会议各成员进行磋商，以查明核裁军领域有哪些问题可在本会议中谈判，并至迟于 1997 年届会结束前向本会议报告其磋商结果。”

我们编写了提案，并附了一些解释性说明。我希望能适当安排将此案文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分发。

纳塞里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先生，你自从担任裁谈会主席以来，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处理裁谈会遇到的议程和工作计划这两项重要问题。你为裁谈会内达成协议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认为，这些大量的正式或非正式磋商都极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两项问题。

21 国集团也一直在审议这一问题。我们在本集团内外进行了紧张的磋商。当然，我们还在继续磋商。但我认为，就议程问题而言，21 国集团现已能够提出一项提

案。我们认为，这项提案可以成为裁谈会达成协议的基础。由于今天的全会时间很短，我想要求休会 15 分钟——我真的只要求 15 分钟时间——让我们就此问题进一步协商一下，也许今天就能正式提出我们的提案。

主席：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现在请摩洛哥的本杰隆一图伊米大使发言。

本杰隆一图伊米先生(摩洛哥)：我当然同意我们的协调员刚才的发言。我们刚刚收到了似乎是 1997 年议程草案的一份文件。在我们休会之前，我想知道这份文件的最后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我想，如果你能作些解释，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休会才有意义。

主席：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是想暂停全会，然后到正午 12 时开一次非正式全会，讨论 1997 年会议的议程草案。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之后，再继续举行正式全会。

我刚刚向大家分发了我拟订的 1997 年会议议程草案。对于本杰隆一图伊米大使的问题，我的答复是，除了没有全面禁核试这一项目外，我只是照搬了 1996 年的议程而已。我在议程草案底下加上一小段话的用意是想让大家都高兴一下。我希望在正午 12 时召开非正式全会时，能在我提出的议程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拉马克尔先生(荷兰)：主席先生，谢谢你对刚才分发的文件所作的解释。我也要感谢你暂停会议，到正午 12 时再开会。就象你所说的，这样，我们就会有些时间磋商一下了。我要求发言，是想建议西方集团在一号会议室碰头，以便我能够说明一下我昨天和今天上午参加的讨论的一些需要告诉大家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是要开什么会，我只是想花 5 分钟介绍一下情况，然后，我想，我们将按你的建议在本会议室与有关各方磋商，看能不能得出结论，接着象你所建议的那样，在 12 点非正式全会上讨论一下。所以，我主要是想借用话筒，告诉西方集团的成员，如果一号会议室开着的话，我们将在那里聚一下。

主席：谢谢你。我希望纳塞里大使能接受我提出的休会 45 分钟的建议。

纳塞里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我当然接受。我原来只要求休会 15 分钟, 45 分钟实在是太足够了。本集团的成员较多, 所以, 有可能的话, 也许本集团可以留在本会议室磋商一下。

2月13日上午11时15分休会, 2月14日下午12时10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 755 次全体会议现在继续开会。

我想向大家提出裁谈会 1997 年会议的议程草案。草案载于已分发给各位的 CD/WP.483/Rev.1 号文件中。我想, 就议程草案已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阿申巴赫先生(德国): 德国代表团在刚刚举行的非正式全会上已说过, 它不得不对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整个议程持保留立场。所以, 我想现在在正式全会上表明我们的保留立场。

主席: 我注意到了德国代表的声明。我现在以主席身分宣布议程获得通过。

在通过议程的同时, 作为裁谈会主席, 我想指出的是, 根据我的理解, 如果裁谈会就处理任何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那么, 可在本议程内处理这些问题。

所有代表团本着妥协精神, 都表现出灵活性, 又很有耐心, 才使我们得以通过议程, 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这是大韩民国主持的裁谈会最后一次全会, 我想简短说几句话。

和过去一样, 今年裁谈会工作一开始, 也需尽力通过裁谈会年度议程, 制定工作计划, 并解决扩大成员这个老问题。在我即将卸任之前, 裁谈会终于通过了 1997 年议程, 我为此感到高兴。要是没有各代表团的合作、妥协和容忍精神, 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例如制定工作计划和作出适当安排, 使裁谈会可以开展实质性工作。另外, 裁谈会虽已同意任命一名扩大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并授予广泛职权, 但现在尚未任命该特别协调员。通过全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协商, 各代表团指出了自己认为优先的问题, 并更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我认为, 主席分别就核裁军、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和杀伤人员地雷这三个问题举行的三次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会议很有用, 有助于推动整个裁谈会的工作。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意大利外交部长兰贝托·迪尼先生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先生。他们在年会才刚刚开始的全会上发表的演讲促进了裁谈会的工作。

我现在可以说，轮上裁谈会主席的任务一点都不轻松。我知道，主席的任务是不遗余力地促使裁谈会各成员找到共同点或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以便开始谈判所议定的问题。我本人为此尽了力。我在 1997 年 1 月 21 日的开幕词中曾提到如何提高裁谈会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可靠性和有用性的问题，但裁谈会各成员尚未对这个问题作出集体的回答。罗马尼亚的杰出代表将接任主席职务，我向他表示支持和良好的祝愿。我相信，他一定会高效率地完成主席的重要任务。我感谢参加裁谈会的所有代表团在我担任主席期间提供的合作和协助。我还要感谢裁谈会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副秘书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和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口译们极为宝贵的支持。最后，我祝贺大家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裁谈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1997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下午 6 时 15 分散分。

-- -- -- -- --